



额吉河

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

宝贵敏 著 民族出版社

17 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额吉河：17 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 / 宝贵敏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6
ISBN 978-7-105-11564-8

I. 额… II. ①宝…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史料
—中国 IV. ①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034 号

责任编辑：德庆央珍

书名题字：宝音贺希格

书名篆刻：金一

插图绘画：吾要（嘎玛·多吉次仁）

书籍设计：吾要（嘎玛·多吉次仁）

图文制作：刘福勤 + 苗东方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http://www.mzcbs.com>

印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530 千字

插图：235 幅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70.00 元

书号：ISBN 978-7-105-11564-8/K · 2033/ (汉 113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64228001 发行部电话：64228299

额吉河，温暖的河（序）

定宜庄

我是逐字逐句将这部名为“额吉河”的口述史^[1]读完的，对于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稿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近年来很少见的情形了。

额吉，这是蒙古族对母亲的称呼，是蒙古族的民歌里被反复吟唱的主题，它让人想到温暖，想到希望，想到乳汁和青草的清香，想到草原上平静流淌的河水。北方自然环境的寒冷严酷、游牧生活的迁徙无常，使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都显得特别珍贵，也使哺育呵护生命成长的额吉一词，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庄严和神圣。

四十多年前，当“文革”的狂风把我和我的知青同伴们像落叶一样扫落到陌生而又遥远的蒙古草原的时候，我曾有幸沐浴过蒙古族额吉的慈爱，这让我终生铭记。我建议宝贵敏以蒙古族妇女为题做口述历史，其中一个原因，就出于对额吉们赐予我的这份恩惠的感念。

宝贵敏，我还是沿用平时的习惯，称你为小宝吧。小宝，你知道吗？我等你的这部作品，等了整整十年。而十年之后你回报给我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惊喜，这不仅是你，也是被你纪录下的那些额吉——蒙古族妇女带来的惊喜。

十年前初次见面，小宝还是个刚出校门的“黄毛丫头”，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姑娘，红红的圆脸，黄黄的短发，热情、快乐。我每每为她的热情和快乐感染，于是不在乎年龄的差距，和她一起畅聊草原生活的往事，还在出去开会的时候，一起在苗家的寨子里唱蒙古民歌。当她决定着手做这部蒙古族妇女口述历史的时候，我曾带她找到我的好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奇文瑛教授，为奇教授那位经历丰富、性格温厚的母亲做过一次难忘的口述。但从那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原因，我们却像两条平行线那样各忙各的，终于渐行渐远，交往日稀，以至后来完全中断了联系。

十年之后，当她手持这部《额吉河——蒙古族妇女口述史》的书稿再来见我时，却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孩子了，尽管仍然热情、仍然快乐。生活的磨砺，使她成为一个成熟的职业妇女，同时也成了一个母亲，她在本书的后记里说：“他（儿子）的孕育和诞生与本书最后成形几乎是同步的，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生长的力量……他的存在让我重新理解着女人和母

[1] 本书获得国家民委科研项目（社会科学类）资助，项目名称为“蒙古族妇女口述史”，于2010年结项，项目编号：08CBS02，特此致谢。

亲的意义。”能有这样的同步，并且能从这样的同步中获得感悟，这实在是她的幸运。

我说这部书让我惊喜，首先，是由这些蒙古族妇女看似平凡、平淡，甚至是絮絮叨叨的叙说透露出来的，竟然是近百年来蒙古诸部那么跌宕起伏、宽广厚重、波澜壮阔的历史，小宝自己也有这样的感慨：“出我所料的是，每一位蒙古妇女看起来似乎都很平常，可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牵动着历史敏感的神经”。事实的确如此。从她们的口述里，我读到了那个率领土尔扈特十七万部众回归祖邦的渥巴锡汗后裔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经历的惨淡艰辛，读到了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蒙古王公共同参与“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的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后来鲜为人知的坎坷遭遇，读到了蒙古族著名作家纳·赛音朝克图的家族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也读到共产党对蒙古族青年的影响和他们投身革命的或必然或偶然的曲折命运。而比这些还要沉重而深刻的，是百余年来草原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蒙古族牧人由牧到农、再到村镇居民的身份转变以及草原文化的沉没消逝带给蒙古族人的茫然和痛苦。

然而尽管如此，这些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却是围绕着她们的记忆而不是历史展开的，“记忆”作为口述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正是口述史理论的核心。它能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的，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过去如何变成现在的一部分，以及人们是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世界的。这部口述史的意义也在于此。小宝采访的这些妇女，讲述了她们对自己祖辈、父辈以及她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忆，她们就这样，凭借着口述在艰难坎坷的生活所赋予她们的记忆和经历之间来回穿行。

只要是有着久远历史的民族，就都重视对自己历史的记录，唯记录的方式各各不同。对于蒙古这样的马背民族来说，他们为子孙后代纪录和留存的历史，与其说是书写在藏之名山的文献书籍，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史诗，这是否也是来自远古的传统呢？正因如此，用口述的方式，将这些生活方式只存留于记忆当中的她们的经历、她们非同寻常的生活体验纪录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读者来说，这些蒙古族妇女讲述的，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但是这些妇女面对命运的种种打击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和坚忍，却真实而令人感动；而尤为令人感动的，是她们以平实平淡的口吻讲述出来的、她们如何在艰难困苦境遇中去孕育生命、养育孩子的内容。在这里，小宝有意识地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展现出蒙古草原上的母亲为生命的繁衍和延续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挣扎和努力，这种努力通过母亲们描述的各种各样的细节反映出来。所有这些细节，诸如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还有生活于其间的女人的情感，无不带有草原生活独特的方式和独特的价值观，不仅令生活于传统汉族儒家社会的人们难于想象，也是被那些以宏大事件为主的文字资料几乎完全忽略掉的真实。然而，

无论人们对此作何评价，这些以繁衍生命为根本的习俗和做法，却正是草原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总之，通过蒙古族妇女之口，我们仿佛在看一幅徐徐展开的草原风俗的长卷，我惊讶于这种简单的口头描述后面蕴藏的丰富。

小宝携这部书稿给我的同时，还赠我一部她的散文集《翡翠时间》，这本书真的很好看。从这本书里，我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始终有一部分是重合的：都唱《草原在哪里》和《蓝色的蒙古高原》，都看电影《季风中的马》和《小黄狗的窝》，都欣赏布里亚特人达西的艺术作品，也都在家里的书柜中摆放着蒙古马的雕塑。这是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在京蒙古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些早已回城的草原知青的生活。仅仅在那里居住了几年，然后就一辈子惦记着那里，这样的人，并不仅仅我一个。

于是，我能够理解小宝，理解隐藏在她的热情快乐背后的悠远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来自生命本身，是只有蒙古女人身上才有的基调，那是蒙古长调的基调，也是小宝这部口述史的基调。

小宝说她有个理想，想走遍所有蒙古人生活的地方，慢慢地采访，慢慢地做。她叹息说实现这个理想恐怕有些难。我想对她说：小宝，我是多么羡慕你，羡慕你的年轻，所以，为了正在迅速消逝的草原，为了额吉们即将消失的生命和记忆，还有，为了那些还仍然沉默着的人，不管多么困难，我希望你继续，这不仅仅是你的理想，也是你的使命和责任。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农历五月初五

于北京上地寓所

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1974年回京。著有《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知青史·初澜》等。

目录

一、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呢——博彦平老人口述/1

1. 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四岁随父亲来到北京
2. 我的兄弟姐妹们
3. 我爷爷就我父亲一个儿子
4. 去南京请愿
5. 我们呀过穷日子过惯了

二、女的比男的更不容易——王梅香老人口述/21

1. 我的父母是蒙古人，我们是个大家庭
2. 我十七岁结婚，包办的
3. 男人们干外面活，女人们都在家，咱们搞家务
4. 我有六个孩子，都是自己拉扯大的
5. 我老头调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6. 原来，我只说蒙古话，汉话不会

三、我从小就喜欢自由自在——苏伦戈老人口述/37

1. 我的一个父亲和我的三个母亲
2.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家庭给包办的
3. 我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别人介绍的
4. 张北青年学校的岁月
5. 作为妇女代表，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
6. 日本人走了，父亲也走了
7. 1953—1955年，在北京上大学
8. 在湖北，劳动改造三年

9. 蒙古女孩子，从小就学做针线活，也骑马

四、我这一辈子没有自由权——鲍文芝老人口述/61

1. 我姥姥是蒙古贞的人
2. 我们家的事都是妈妈做主

3. 我二十一岁结婚，生了九个孩子，剩下四个
4. 婆婆对我好。家里奶奶做主，她的封建势力挺厉害
5. 我这一辈子没有自由权
6. 从乌兰浩特来到宝昌，又到牧区，最后来到锡林浩特
7. 我对佛教有感情。嘎达梅林那些事我还知道呢

五、我的历史能写成一本书呵——扎拉老人口述/87

1. 曾在电影《嘎达梅林》里演过老太太
2. 我五岁时成了童养媳
3. 我和西藏来的一个喇嘛好上了，生了一个孩子
4. 十六岁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死了，后来我丈夫也死了
5. 1951年，我和现在这个老伴结婚了
6. 我参加工作，当了三十多年护士
7. 那时候，做女人更不容易呵

六、我也算三朝元老了——富玉兰老人口述/105

1. 我奶奶信佛
2. 我姥姥信佛
3. 我母亲也信佛
4. 我父亲蒙汉兼通
5. 我一直说蒙话，不信佛
6. 我也算三朝元老
7. 我这辈子一直觉得自己是蒙古族

附：定宜庄先生由本口述谈及之妇女口述史/129

七、人这一辈子怎么过不知道——包树梅老人和她的女儿及外孙女三代妇女口述/ 133

1. 我的奶奶信佛，她一直都穿蒙古袍
2. 十七岁的姑娘嫁给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人，想把你嫁给谁就嫁给谁
3. 我（何金莲）今年六十岁，他比我大一岁，我们俩是姑舅亲
4. 我（何金莲）自己做主，把第一个孩子（乌日吉木斯）给了我妈（包树梅）
5. 我（包树梅）是1982年去的甘旗卡，这个老伴是一位老师
6. 我（包树梅）请博看过病

八、不喜欢别人叫我公主——满琳女士口述/161

1. 关于我的爷爷、叔爷爷和奶奶及其死亡之谜
2. 我的姥爷贡桑诺尔布，他创办蒙古族第一所正规女子学堂
3. 我的父亲和母亲，属于政治联姻么
4. 我的母亲最爱我，我特别喜欢我妈
5. 关于我的哥哥，他一辈子挺惨的
6. 七岁前，我只说蒙语
7. 我特别感激民院附中
8. 四十岁，我当上兵了
9. 我的巴音布鲁克，我的草原文化
10. 关于佛教，还有《江格尔》

九、也是比较艰难地过来的——照格苏拉女士口述/209

1. 十七岁时，我妈妈去世了，我只上了三年学
2. 十九岁那年冬天，我结婚了
3. 我就和两个老太太一起生活
4. 我生了八个孩子呢，剩下七个
5. 从奈曼旗到科左后旗，从小台基白艾勒到甘旗卡

附：我母亲喜欢说话，和我一样——嘎拉桑先生口述/227

1. 从《玉匣记》开始讲起
2. 九岁时，我的妈妈送我去当喇嘛
3. 再说说家里的两个老太太，奶奶八十九岁去世的，妈妈记性特别好

十、给你讲讲我们家里的事——斯琴高娃女士口述/241

1. 我的奶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2. 挤奶、做奶豆腐都是我妈妈干，她也会做针线活，做皮袍子
3. 我会缝皮袍子，跟着大人学的，我姑姑和姐姐都特别手巧
4. 挤奶是特别累的一个活。做奶豆腐的工序很多呵，第一道工序是挤奶
5. 小时候，我家住的 bombogen ger，像蒙古包一样圆屋顶
6. 我小时候在“nutug”的学校上学，直到大学，一直是蒙古文授课
7. 我的工作和家庭

附：我就坐在妈妈的影子里——尼玛先生关于母亲阿西玛的回忆口述/257

1. 我母亲这一生呵生了十二个小孩，勉强活下来的是九个

2. 母亲在家里生孩子，在沙土上面把孩子生下来
 3. 女孩从七八岁开始，母亲就开始教她做针线活
 4. 我家里就有一个用木条钉的小柜子，里面唯一值钱的东西是我母亲的“瓦登”
 5. 我的母亲从牧民变成了农民
 6. 从牧业上讲，我母亲做的活主要是放羊，挤奶
 7. 我小时候穿蒙古袍，留长辫子
 8. 我们家里宗教信仰浓厚。我母亲不但是萨满教徒，还是黄教徒
 9. 我究竟和母亲一起生活了多长时间？我就坐在妈妈的影子里
- 十一、从做人来讲，我觉得自己很值得——香梅女士口述/283

1. 我父母感情特别好，我母亲属于贤妻良母的类型
2. 我妈有很多“嘉丝勒”，是我姥姥给她的嫁妆
3. 我大姐比我大七岁，她二十二岁去世的
4.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就是想家总往回跑
5. 我们从订婚到领上结婚证，可挫折了
6. 十多年里，我怀了八个孩子，最后剩下五个，成了专职母亲
7. “文革”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上我们家来呵

十二、沙原，我的故乡——萨仁其木格女士口述/311

1. 关于我的奶奶
2. 关于我的大爷纳·赛音朝克图
3. 关于我的大娘
4. 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
5. 关于我的姑姑
6. 关于我自己
7. 关于我的孩子们

十三、其实我这人挺刚强的——葛根哈斯女士口述/343

1. 我的母亲，求知欲旺盛。我的姥爷是私塾先生
2. “文革”时，就我自己在家，一个人顶着
3. 1968年，我去鄂温克旗蒙根朝鲁公社插队下乡
4. 布利亚特蒙古人挺聪明的
5. 我上的是南开大学，后来留在天津大学当老师

十四、我是一个劳动者，没有什么特别的——乌兰女士口述/365

1. 我的姥姥生了十八个孩子，是个伟大的母亲
2. 我的爷爷信佛
3. 我的母亲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缝东西特别好，歌唱得特别好
4. 我的婆婆是和一个喇嘛结婚的
5. 渥都干奶奶
6. 我们俩结婚是自愿的，结婚那天，他一个人来接我
7. “文革”时，离婚的人很多，可我一直跟他生活，就这么一辈子
8. 我们结婚后感情挺好，靠劳动过日子，有六个孩子
9. 我和其其格像牛的两个角一样

十五、额尔古纳河岸边，我们就靠养牛过日子——苏容女士口述/381

1. 我的老家在兴安盟，来这儿都三十年了
2. 家里困难，我就说，那你们都来我这边吧
3. 额尔古纳河岸边，我们就靠养牛过日子
4. 人们都说：这里的蒙古人全仗我了

十六、过去的草高，走场能走很远——阿拉坦其其格女士口述/391

1. 我妈妈是个漂亮女人，我父亲是个喇嘛
2. 我的两次婚姻
3. 那时走场，能走很远，如果牛羊圈起来，我的心会难受

附：我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是母亲做主办的

——巴拉木和诺古干朝鲁母女口述/407

十七、永远无法完成的口述——梅花女士口述片段/411

额吉河的金色小鱼（代后记）/425

参考文献/432

编者按/435

关于本书的一次对话/436



她活了一百岁。

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呢

——博彦平老人口述

口述人：博彦平

出生年代：1910 年

出生地：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宾图旗），此地今属辽宁阜新市彰武县后新邱

主要居住地：四岁随父来到北京，晚年居住在房山区良乡

访谈时间：2006 年冬天

访谈地点：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博彦平老人家

在场：博彦平 宝贵敏

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呢

——博彦平老人口述

【访谈笔记】

2006年冬天，我去博彦平老人家做访谈时^[1]，她告诉我，自己已经九十六岁了。当时，老人依然口齿清晰，记忆流畅，除了偶尔听不清我的问话外，别的，都很好。整理录音时，我总是被她的声音吸引。那些带着老北京味的口音，让我总能想起她当时的某些神态。说实话，如果单听那声音，根本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博彦平老人也是我所采访的年龄最大的蒙古族妇女。博老人说：“我是宣统^[2]二年生人呢。”也就是说，她出生于1910年，清朝末年。如此说来，真可谓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了。

博老人小时候，家境非常之好。她的家庭属于蒙古王公世家，按其记忆讲，爷爷是哲里木盟十旗^[3]的总管，父亲是镇国公，曾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的翊卫使^[4]。小时候，人称她为“三小姐”。从四岁开始，就随父亲来到北京生活，至今已经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博老人也是我采访的唯一一位从小在北京长大生活的蒙古族妇女。

她回忆说：自己刚来北京时住七进院的房子，在马市，前头是东四大街，后头是隆福寺，后来又住安定门头条^[5]，曾在辟才胡同上大学，后来搬到良乡，这些北京的地名，如今听起来也并不陌生，它们在博老人的记忆里，却不是普通的地名，而是在无声地牵动着其家族百年变迁的历史。这些地名被老人亲切地叫出来，如同在呼唤一段段翻卷而来的往事。

博老人的口述里，除了讲北京的生活外，也自然道出了清末民初时，内蒙古东部蒙古王公的生活状态、家族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与各路军阀的深浅联系，甚至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也可见一斑。因为，当时住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在老家也都有自己的王府。博老人所说的宾图旗^[6]后新邱的高墙大院，就是那个时代蒙古王公们生活的某种缩影了。

曾经那段优越的生活，留给她什么样的童年和青春时光，老人没有更多的感慨。她平静地叙述那些往事，仿佛只是在怀念自己的亲人和过往。就如她后来，说起自己“已经过惯了穷日子”时，依然很平静，好像她曾经的富足生活，都是别人的事。

在整理口述及后来反复阅读访谈稿的过程中，我才更强烈地感受到，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博老人真是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可老人在口述中，没有提到任何痛苦、悲惨及辛酸这样的词汇，但我还是不可遏止地想到了那句话：“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

博老人自己还有一个特点：她本身是蒙汉混血，她的母亲是沈阳的汉人，十九岁嫁给她的父亲，比丈夫小十五岁，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这个姻缘，也和她父亲当年常住沈阳，与张作霖等人来往有关。那时，由于放垦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及动荡的时局，东部蒙古与东北地区呈现蒙汉杂居的状况，而且部分蒙古王公与东北军阀来往颇多，他们之间由于各种目的和可能，构成某种姻亲关系。虽然，博老人讲述自己父母的婚姻时，没有具体涉及这些细节，但只要翻一翻近现代蒙古史，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其实，老人的讲述无意中也是以此为背景的。

我关注的另一方面是民族认同。从访谈中看，博老人自己更认同蒙古人的身份。她还反复强调自己不会说蒙古话的遗憾。在后来的生活中，蒙古族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老人说她曾改过几个名字，原来叫包玉珍，但周围的朋友常发出疑问，不明白缘何姓包，所以，后来索性取父亲“博音德力格尔”这个名字的首字“博”做了姓，并更名为“博彦平”。蒙古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与异文化相遇时，名字的些微变化是一个多义的现象。从中，也可窥视到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某种坚持及妥协。

另外，老人只轻描淡写地说，“文革”时因为家庭出身，自己是被管制的，别的事情，她没有过多地提及。或许留在口述里的这些记忆对她而言，才是最深刻的，也是她最愿意保留和最想说出来的，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口述人对于自己记忆的言说，是具有某种选择性的。

刚刚做完访谈那些天，博老人很着急，总是打电话，想看到这些文字的出版，可那时，时机尚不成熟。我尽可能地做了解释，但在老人的心里还是留有疑问。我理解她的心情，也为自己愧疚。做口述的过程，让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当自己和一位老人发生了讲述与聆听的关系，我就无形中承载了一段人生的秘密和历史，责任也因此降临。这里包含了信任，也有期待，而我必须做下去的勇气，也正来自于此吧。

一、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四岁随父亲来到北京

我今年（2006年）九十六岁了，四岁来到北京，开始住在马市。我母亲十九岁嫁给我父亲，比他小十五岁。

博：哲里木盟不是十旗吗，咱们哲里木盟呵十旗，地图上呵，还是有的。十旗全姓包，它是哥十个分为十旗，我们那个是最小的，老兄弟，所以我们的辈呵最高，哥哥都六七十岁了，我们才二十多岁，哥儿十个呵，所以我们的辈最高。现在，我们那个旗没了。

宝：您的那个旗叫什么名字？

博：我们的旗叫宾图旗，归彰武县了，归阜新，现在属于阜新管。我们那个旗最小。现在我们老家就有一两户一家子了，我们那叫彰武县后新邱卧龙皋^[7]。

我们早先呵，我父亲是公爵。为什么我现在姓博呵，就因为父亲的名字叫博音德力格尔。我父亲是镇国公，民国（时）封的。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我父亲代表内蒙古，第一个上北京给他祝贺。那时候，刚成立蒙藏院^[8]，就把我父亲留下了。所以，就留下给他做大总统府的翊卫使，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翊卫使，比如吧，大总统要接见外宾什么的，他们都得穿上制服，迎接外宾什么的，这样的人叫翊卫使。不过，在参众两院，他也是参议员。所以，我四岁就进北京了。

宝：那您妈妈呢？

博：我妈妈是汉人。她十九岁就上我们家呵，不会说蒙古话，可都能听懂，她是沈阳



“这是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十九岁到我们家，比我父亲小十五岁”。

人。当时，我父亲在沈阳工作，我的表大妈跟我母亲娘家住街坊，这么介绍的。

宝：那时候，您的父亲怎么在沈阳工作呢？

博：那我就知道了。我母亲十九岁嫁我父亲。我母亲叫李普哉^[9]，普通的普，哉，就是那个哉，反正叫李普哉。现在，在北大那埋着呢，她是国民党战北京那时候死的，六十多岁就死了，不到七十岁。她十九岁到我们家，不会说蒙古话吧，可她听得懂，我父亲比她大十五岁呢。她们家是沈阳买卖人，做买卖的，在沈阳很出名呵，她舅舅家，东关骆家皮铺呵，现在骆家那边，还有人，我们都不来往了。我妈姓李，她姥姥家姓骆，北京管那个“lao”啊，又念“luo”。这就是我的家事。

我们家的奴才，我母亲一来，都给他们解放了。因为我们家的地很多，给他们点儿地，都不用他们了。我母亲净用汉人，就一个蒙古人叫乌力吉的，说他很聪明，就把他给留下了。他们（做）奴才那时候，就讲吃公家饭，生了姑娘当使唤丫头，生了小子就当使唤小子，我们那儿有十来多户呢，后来我母亲都给他们点儿地，让他们自力更生了。所以，我说你（我母亲）成林肯了，解放黑奴。

宝：您是哪一年的？

博：我是宣统二年生人呢。我都九十六岁（2006年）了，户口上写九十四岁，其实我九十六岁。我四岁，父亲就带我来到北京，我母亲还没来呢。

那时候在那个马市，你知道那个地方吧？原来呵，那儿有个民航，在民航那个房子（的地方，过去）就是清廷建的房子，是个七进房子，前头是东四大街，后头是隆福寺^[10]。那房子呵，原来给的是一个叫什么贝勒的，是咱们沙坨子那边的，你懂得沙坨子吧，可这个贝勒太恶了，他把那个使唤丫头说打死就打死，把两个耳朵割下来，说要看看，他那杀人宝剑就在正房搁着呢。我们去了，就没敢住那正房。所以，后来这个贝勒回到旗里，就叫群众活活给打死了。后来，我们来了，就住在那院。

你说，真有鬼么。我们有一个一家子叔叔，也是咱们老包家的，他是贝子，比公爷大一点，他住那跨院，我们住那正院。那个叔叔呵，有两个太太，那个二婢迷信，她供狐仙，总是闹狐仙。后来，我妈差一点没死在那院，搁^[11]那儿，我们才搬到安定门头条。

宝：你们来北京后，家里有多少仆人？

博：那时候可多了，你想，一个蒙古王公，那底下人可不少，家里汽车、马车、洋车都有，我还记得我在学校，老拿洋车接我上学下学呢。那时候，我们家在安定门头条住，现在那个房子，我记不得了。

宝：您上的是什么学校？